

## 县长深圳卖“笑”

近日,记者赶赴山西省万荣县采访“笑话经济”,县长武宏文等人一见面便情不自禁地讲起了他们的深圳“卖笑”之行。

3月30日上午,深圳飞天广场,人头攒动。10时,一个中年人走上了搭建在广场中心的主席台,未开口先笑:“哈哈,大家好!我叫武宏文,是山西省万荣县的县长,先免费送大家几个笑话。”喧闹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上万双眼睛盯着武县长。因事先知道万荣县要卖笑话,人们焦急地企盼着武县长的下文。

“古时,万荣县一女婿到未来丈母娘家做客。丈母娘想考考女婿是否聪明,于是不客气地倒了一碗白开水给女婿喝。女婿看了一眼,一池好水可惜无鱼啊。丈母娘见女婿有点文采,就又抓了一把炒米泡到碗里,但是就是不给茶匙。女婿没办法吃,知道丈母娘是在故意戏弄他,但也不好发作,吟道:一池好水可惜无鱼网啊。丈母娘见女婿果然机灵,大喜,连忙给女婿递茶匙,乐得合不拢嘴,两颗门牙都露在外面。不想女婿又丢出一句,母猪狗狗别露牙,你小心老子一打靶!”

在众人开怀的大笑声中,由万荣县人民政府和世界华人协会主办的“2003年万荣县卖笑话招商引资大会”拉开了序幕。

笑一笑,十年少。随后,万荣县带来的上千套“万荣笑话”图书及VCD光盘被抢购一空!

百余位海外华人代表对万荣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该县的投资环境兴趣倍增。在大家笑足笑够之后,几项订单近2亿元的合作意向协议与万荣县人民政府签订。

万荣县茶前饭后说说笑笑的笑话,竟能倾倒深圳,“卖”来巨资,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拓宽了人们的赚钱思路,让不少人吃惊。一时间,海内外上百家媒体刊登了万荣县武宏文县长深圳卖笑话的新闻。

“万荣笑话”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它是怎样走向市场的呢?

## 一个贫困的内陆山区小县的县长,到深圳一卖风光,二卖特产,卖的竟是笑话,这不是杜撰的一个笑话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新闻。

## 笑话催款

在万荣县,笑话无处不在。

1992年,万荣县城关镇一位叫李秦林的人在北京办了个办公用品厂,因质优价廉,销路不错,但欠帐不好回收。临近年关,有个单位拖欠了几十万元巨款。秦林几次上门催要,均遭冷遇。无奈,他想请人家吃饭,亦被拒绝。后来,他忽然想到家乡的特产——“万荣笑话”。于是再次登门,借机讲了一个“笑话”。

《登报》:说有一只小母兔,白毛红眼,甚是漂亮。众多的兔兔向她求爱,她一概不理,竟爱上了一只雄大灰狼。大灰狼并不爱小白兔。伤心之余,一日,小白兔乘大灰狼熟睡之机强奸了他。大灰狼大怒,狂追小白兔,要告她。小白兔害怕,急中生智,就地一滚变成了“灰兔”,并戴上眼镜,坐下看报。大灰狼不见了小白兔,就问“灰兔”:“你看见一只小白兔吗?”“灰兔”放下报纸,反问:“是不是强奸大灰狼的那只小白兔?”大灰狼大惊,说:“怎么?这么快就登报了?”

对方听完,转怒为笑。李秦林趁热打铁,邀他赴宴。对方欣然前往。席间,李秦林又讲了一个笑话——《上错车》:一个人喝醉了酒两次上错了公共汽车,第三次他总算上对了。车上遇见一位高人,高人看到这人喝得醉醺醺的样子,就说:“荒于酒色,年轻人,这可是通往地狱之路!”

“怎么,难道我又上错车了?”

一时间,“万荣笑话”逗得满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欠帐方很快就将巨款归还。

消息传到万荣,人们开始认识到笑话的价值。

于是,万荣县民间出现了

一些专门外出卖笑话的艺人。这些艺人或走村串户,或在车站街头,讲几个笑话,让人给钱买“笑”。

聪明的万荣人走南闯北,在笑声中做生意,用笑话润滑间隔,拉近人们的关系,也使笑话越过平原,穿过娘子关,北上

一扇磨放在地下,然后搬起另一扇磨,让磨磨对准合在了一起,并对儿子说:“结婚就像这样。”

到了新婚之夜,儿子先把一扇磨搬到新房,又搬来另一扇,照老子的样子将两扇磨合在一起,并对新娘子说:“结婚

就是这样”,然后自个儿便蒙头大睡。

“笑话村”的笑话出了名,南来北往的客人便宁愿舍近求远往在谢村,更有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听笑话。

一时间,谢村车水马龙,甚是繁华。

“笑话村”的笑话经过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交流沟通,逐渐形成了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正

反理反讽、寓教于乐的幽默风格。

如《照相》这则笑话,短短两句对话,就让人忍俊不禁:

一对老夫老妻到照相馆照相,摄影师问:“老大爷,你们要逆光,测光还是全光?”老大爷说:“我全光可以,我老伴是要穿短裤的。”

笑醒县委书记

“笑话村”的笑话来自民间,有些内容较为粗俗,部分万荣人认为“笑话村”的笑话是对万荣人的羞辱,解放后曾把它作为“四旧”破除。1954年,万荣县委、县政府下发文件,禁止不许再讲笑话。

改革开放后,“笑话村”的人们冲破思想禁烟,笑话“死而复生”。一则《下雪天的胖子》的笑话迅速传播了万荣:

一个人坐火车,可火车停

的时候他又想上厕所。火车的厕所所在停车时是停着的,他实在是在憋的不行了只好找了一个僻静的窗口把臀部伸出去解决。

从前有位财主,傻儿子要结婚,财主怕儿子婚后不会行夫妻之道,就决定给儿子指点指点。他把儿子叫到磨房,把

情调属于有闲人。

闲人就是有大把大把闲暇时间的人。

闲人还应是有钱的闲人,但这钱也不能太多,太多就媚了俗。这钱也不能太少,少了就嫌局促,也情调不起来。最起码得能让日子过得从容一些,并在从容的基础上有闲有乐。

一般人都爱在情调前边冠以小资,其实,情调不单纯与小资有渊源,小资可以有情调也可以没有情调,不是小资也可以享受小资的情调,但情调只属于有情调的人,不论你是否是小资。

比如,悠闲地坐在一间音乐厅里听音乐,这种音乐应是带点淡淡的忧伤,抑或伤感,但不能过于缠绵,缠绵就流了俗。音乐厅绝不可以拥挤、嘈杂,只应寥寥几人,轻声慢语;音乐厅也不能太大,布置要典雅,绝不能豪华,有点古典的、旧日的味道更好。服务生只宜江南秀色——娇小妩媚的姑娘儿,话语里透着莺语呢喃。一

个人或者三二人,衣着有点随意但不随便,讲究品位但不让人一眼看穿。聊聊天,说几句体己的话,偶尔用眼神流露一些细微的情绪,这是小资的情调。小资可以有这样的情调,不是小资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情调。

情调是文人雅士的。但不是所有的文人雅士都有情调,有的文人雅士就不讲究情调。文人雅士大多都有闲。那些喜欢种花养草的,牵狗遛鸟的文人雅士瞧不上这样的情调。

还有一种文人雅士,大概应

算是有情调的了,坐在自家的客厅里沏一杯清茶,放一段《春江花月夜》,是那种古琴和二胡演奏的,自己一个人独自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这个时间最好选在黄昏,室外的光线一层一层地黯淡下来,一缕淡淡的忧伤从心底一点一点地溢上来,就像墙角的那一线阴暗慢慢漫开一样,从那样的碰撞中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和生活的感悟,这样的文人雅士一定是会享受情调的,因为他有一颗平静而乐于感受的心,是敏感而善良的,内敛而充满爱心的,他的享受是轻浅的,需求是散淡的,也可以在这一刻是无需求的。

情调是瞬间即逝的。虽然对个体的人来说,它是根深蒂固的修养,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当情调的氛围没有了时,情调也就没有了。情调就像关在窗框里的风景一样,优美得像一幅一幅的风景画,开了窗户它就散了。

情调是有闲的文人雅士创造出来的一种宁静的氛围。

没人知道祖父为什么不卖这把青龙木椅,是祖父信守说是卖给那个人的话?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好像又太傻了,也不可能。究竟为什么?真的没人知道。

这把青龙椅子就这么一年一年成了古董,祖父七十多岁时,我父亲四十多岁了,我也有十多岁了。有一天,一个城里人到我们家,见了这把青龙椅子,愿出十块钱买了带回去。祖父还是不肯卖,那时候大哥读大学正等着钱用,可祖父就是不卖。父亲生气了,说了祖父一句:“老古董!”

祖父守这把青龙椅子守到八十七岁。祖父去世了,我大学刚毕业。那年,有人出到了二千元人民币买这把青龙椅子,可是父亲不卖。父亲知道,蛇年出生的祖父很了不起,一辈子虽没干过什么大事,但他却能守着这把青龙椅子,再苦再累也不卖,让他越来越有价值,如同人世间的很多东西,你越信守就越有价值,比如正直、勇敢、善良,比如诚信……

在祖辈教诲中,故乡原本是布满瓦砾乱石杂草的地方,为了生存和希望,父亲的祖亲们领着后辈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着他们梦想的希望,才有着今日的辉煌。

父亲把祖父用过的根根长长的烟管和已褪色的烟袋挂在新屋的炕头,谁也不准去移动它。父亲说:“这烟斗挂在这里不合适,但这旧物却能让入品味和感觉到先人的勤劳创家朴实忠厚的本性。”听了这句话,我们都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是要我们记住历史,不忘过去,以记住今日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忘的初吻在时间永恒。也许我说不出口什么感人的故事,可我永远忘不了屋头那条山溪里流出的甜甜的乳汁。

现在,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来,似乎就要跃出心房了。回到你熟悉的港湾,吮吸你醉人的芳香,亲吻你炽热的容颜,这一切就要实现了。哦,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童年,那一棵相思树下